

# 婆婆劝架有高招

家幽默

我和老公结婚的时候,乡下的婆婆没有条件给我们在城里买房子,而我娘家有两套房子,妈妈便送了一套两居室给我们。

待字闺中时,我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,油瓶倒了都不会扶的大小姐。有了自己的小家后,我和老公慢慢学着在家里烧菜煮饭、收拾家务。但我妈不放心,经常过来探班,每次总能挑出毛病,不是地板拖得不干净,就是马桶洗得不干净。就连老公做的饭菜,她都一会说菜没买好,一会说油放多了。我老公辩解几句,我妈还生气地数落他“不懂得照顾老婆”。

和所有的女孩一样,在亲近的人面前,我爱发脾气、爱使小性子。但男人的容忍总是有限度的,拌嘴吵架成了我和老公的家常便饭。我妈听说后,更是没轻没重地一味指责我老公。老公觉得心里憋屈,忍不住反驳两句,这下可就像捅了马蜂窝,我妈立刻摆出“婚房是我们家买的”“婚宴是我们家办的”“你们结婚你家一分钱没出”这些事来压他。

老公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,他怕了我妈,开始晚回家,每天下了班也找借口加班,总要在公司能待多晚就待到多晚。他和我越来越无话可说。我这才意识到,妈妈的介入影响了我们夫妻的感情。

幸亏,婆婆来了。婆婆来我们家里小住。我妈觉得家里有人照顾我和老公的生活起居,便明显来得少了。身为发型师的我,那时刚好想辞职和朋友合伙开家发型设计店。老公不同意,他说我“压根不是做生意的料儿”,我据理力争,说自己做了多年发型师,完全有能力当老板。

婆婆听了我们的理由,分析了半天,最后和我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。老公还是想不通,婆婆温和地劝他:“有风险就有收益,各占50%。你老婆想创业是好事,我一直觉得俺这个儿媳妇给人家打工是大材小用,咱们应该支持。媳妇儿,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,需要什么尽管和妈说。”



资料图

我抱住婆婆亲了一口:“妈,你真好。”婆婆捂住脸好半天才缓过神来。

不久,我又自作主张给家里换了一套家庭影院。老公是个节俭的人,他非常生气,非要我退回去。可我觉得勤俭持家也不能影响生活质量呀,便赌气把他撵到客厅睡了。

第二天傍晚,我下班回到家,走进卧室便看到我和老公的床头分别摆放着一本书:《如何做个好妻子》《如何做个好丈夫》。我禁不住乐了,捧起书翻了起来。翻着翻着,我心里憋的一口气便烟消云散,觉得自己的确对老公有点过了。

老公回来后,也看到了书。和一旁认真看书的我瞄了一眼后,他也坐下来翻看。结果,他竟主动过来跟我说“对不起”。我有点不好意思,赶忙抢着向他认错,说以后再也不随

便和他吵架了。

婆婆在外面喊我们吃饭,看我们甜甜蜜蜜地牵着手出来,她也笑了。

婆婆用两本书给我和老公上了一课,既给我们留了面子,又让我们学会了相处。后来我和老妈说起婆婆的“壮举”,老妈若有所思地说:“这个没上过几天学、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老太太真不简单。”我打趣说:“不是不简单,是很可爱。”老妈脸上竟红一阵,白一阵,突然话锋一转:“丫头,你以后要控制自己的任性、刁蛮,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也要改改。你老公做事谨慎,是过日子的好手,以后家里的大事小事,你要多和他商量,多看他的优点和长处,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,往娘家跑。”

老妈学得还真快。

(徐俊霞)

◆一朋友准备去泰国玩,去出入境管理处办护照时,一激动在目的地国家一栏写上了“泰国”,然后直接把表格给了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看后愣了半天,最后说:“我们这儿只办理出境业务,不办理穿越业务。”

◆夫妻俩饭后散步,老婆想买件新衣服,故意说:“我很节俭,两年前买的风衣还穿着呢。”说着抖了抖衣袖。

老公假装听不懂,淡淡地说:“我才节俭呢,几十年前娶的媳妇儿用到现在。”

◆孙子心不在焉地写着作业,老想到楼下找小朋友玩。爷爷说:“学习的时候不要三心二意,人在家里,心在外面,怎么能学习好呢?”孙子抬起头,可怜兮兮地说:“爷爷,我心在家里,人在外面,行吗?”

◆下班回家顺路捎了些提子,吃过晚饭对二货老公说:“我去刷碗,你把提子洗了。”等我刷碗回来发现老公躺在床上,提子也没洗。我冲他喊:“叫你洗提子,没听见啊?”二货老公伸出他的一双脚,委屈地说:“我洗了啊。”想想也是醉了。

◆奶奶年纪大了,比较健忘。我放假回家,奶奶可高兴了,天天让我吃这吃那的。

过了大半个月,奶奶终于忍不住了,问我妈:“这是谁家的孩子,这么讨厌!天天赖在咱家混吃骗喝的!”(晚宗)

《我爱我家》征稿邮箱  
lsc@pdsxww.com

## ●纪实连载

###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

(2)

■文/何建明

#### 南京城人心惶惶

第二天晚上,幕僚会又在中山陵召开。唐生智的意见居然占了上风,因为似乎谁提出不守南京,就有些对不住总理孙中山的在天之灵!

唐生智是什么人?读者也许不知,其实唐某人过去一直是蒋介石的老对头,曾经参与过“讨蒋”,失败之后就一直称病,蒋也没有好心对待过他。唐生智在失去兵权多年后,一直耿耿于怀,欲求再执兵权。他在军委会任执行部主任,虽在核心层,其实也是听命行事的角色而已。有人说此次“病鬼”唐生智那么慷慨激昂地要固守南京,目的是想从蒋介石手中夺回兵权。到底是真是假,蒋介石心里有数。

好嘛,老唐你不是想固守南京嘛,那就由你来吧。开第三次幕僚会之前,蒋介石已经打定主意。不过,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,会议一开始,他仍然问几位高级同僚:“你们都想好了吗?”

唐生智还是第一个发言,口气比前一天还要坚定。蒋介石瞅瞅何应钦等,问:“你们几个呢?”

没有人回应他。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:“我看孟潇兄的意见是对的。”突然,他转而又问:“那,谁来负责固守南京为好?”

大家看看何应钦,何应钦冷笑一声没吱声,心想:我是总参谋长,留下来总不太合适吧?徐永昌摇头,没有说话。谷正伦直着脖子,倒是想挺身而出,可又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儿,便把目光移到了刘斐身上。刘斐心里明白,他是个“主撤派”,委员长肯定不会让他留下的。

“说啊,谁留下来固守最合适?”蒋介石又问。

继续沉默。蒋介石生气了,说:“如果没人守,那就我来守吧!”

唐生智坐不住了,他站起来:“若真没

有别人负责,我愿意勉为其难,坚决死守,与南京共存亡!”

蒋介石一听,走到唐生智身边,右手用力地拍拍这位曾经要把他“千刀万剐”的老对手的肩膀:“可贵可嘉!很好,就由你孟潇兄负责了!”转身,他对何应钦说,“就这么办,可让孟潇先行视事,命令随即发表。”

大事便这么定下。几天后,关于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命令在军内和《中央日报》上公布。

其实,在这个时候,南京城已经一片混乱,原因是除了上海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外,《中央日报》已经在上海失陷后,发表《告(南)京市民书》社评文章,把中央政府移驻重庆的消息正式向世人宣布了。

老蒋都走了,我们留在南京不是死路一条吗?消息一被证实,南京城内人心惶惶。

11月25日,蒋介石密电唐生智,对南京守备部队的战斗序列作了部署,总兵力10余万人。

民国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们,能走的都在忙着搬家运货,市民们怎么办?守卫部队军心如何安顿?身为守备司令的唐生智那些日子好像一下来了精神,27日,他向报界发表了“与南京共存亡”的声明:“‘首都’或在最近之将来成为战场,最高军事当局已拟定死守首都之意志。吾人必须牺牲,今有两事可决者:一余为中国军人,拟为国家牺牲自身;一为吾人之牺牲,将使敌多所丧亡是也。”并坚定声称:唐某人与南京“共存亡”!

好一派豪言壮语!但到底是真是假,百姓和守军有些糊涂,因为他们所看到的,是蒋介石的精兵在撤离南京,换防进来的多是新兵部队。另一方面,日本军队三路进攻势头,一天比一天迅猛,前线的血腥和硝烟已经弥漫到南京城内外……

明日关注:和谈梦破

## ●小说连载

### 别对我撒谎

(21)

■文/莉安·莫里亚提

#### 费莉希蒂的道歉电话

“你好。”接起电话时,苔丝费解地看了一眼手表。已经是夜晚九点。“是我。”电话那头传来费莉希蒂的声音。

“我不想和你说话。”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”费莉希蒂抢着说,“我们至今没有肌肤之亲。我们一直想着你,”费莉希蒂说道,“还有利亚姆。床品网站的生意黄了,我只是顺便提一下。我不该和你聊工作的。现在正在自己的公寓里,而威尔一个人在家。他的状态看起来糟透了。”

“你真可悲。”苔丝转身背对镜中的影子,“你们都那么可悲。”“我明白。”费莉希蒂的声音那么轻,苔丝只得将听筒紧紧贴在耳边,“我是个荡妇,是那种让我们都讨厌的女人。”“你大声说话!”苔丝生气地说。“我说我是个荡妇!”费莉希蒂重复道。“你可别指望我会否认这一点。”“我没有。”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想让我原谅你?”苔丝很清楚表妹的意图,“想要我大大地地说一切都没关系?”“我没这样想过。”费莉希蒂说,“没指望你为我做任何事。你还好吗?利亚姆怎么样?”“我们很好。”苔丝感到一阵无法抗拒的疲劳,随之而来的是做梦般的超然感。一系列激烈情感的侵袭使她精疲力竭。苔丝找了把椅子坐下,“利亚姆明天开始将要在圣安吉拉小学上学。”“明天?会不会太着急了?”“明天有场复活节彩蛋狩猎活动。”“啊哈,”费莉希蒂说,“巧克力。那是利亚姆的克星。他的老师不会是曾经教过我们的疯修女吧?”

“别这样和我闲聊,假装一切正常!”苔丝听了忍不住在心里抱怨,然而不知为何,苔丝继续同费莉希蒂聊着。

“修女们都去世了。”苔丝说,“可我得知康纳·怀特比在学校担任体育老师。还记得他吗?”“康纳·怀特比。”费莉希蒂重复道,“你曾约会过的那个可怜又阴森的小

子?我记得他是个会计。”“他改行了。再说他才没有阴森森的。”苔丝说。他难道不是个很棒的男朋友吗?真奇怪,她昨天晚上还在想着康纳,今天他就再度出现在自己的人生中。

“他就是个阴森的人。”费莉希蒂坚定地说,“还是个老头。”“他只比我大十岁。”“无论如何,我记得他很吓人,现在一定更吓人了。体育老师身上总有些让人讨厌的地方,就藏在他们的运动服和口哨里。”苔丝握紧电话。费莉希蒂又在自以为是。

“苔丝……”“不用麻烦了。”她打断表妹的话。怒气烧干了她的嗓子,她只得咽了一下口水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?她明明那么爱他们,对他们付出真心。“还有什么事吗?”“看来我用不着和利亚姆道晚安了,对吗?请替我向他问好。”费莉希蒂胆怯地说。

“当然,我会向他传达的。”苔丝对着话筒啐了一口,“请告诉我,我为什么不顺便对他说,你正处心积虑地破坏他的家庭?我为什么不会提到这些?”“苔丝,我真的……”“别再说什么抱歉,你胆敢再说一遍!这是你自己的选择,是你让一切发生的。你对我做了这些,对利亚姆做了这些。”苔丝情不自禁抽泣起来,像个孩子一样前后摇晃着身子。

“你在哪儿,苔丝?”露西在房子另一端喊道。苔丝立刻站起身来,火急火燎地用手背擦干脸颊。她不愿母亲看到这样的自己。苔丝无法忍受自己的痛影射在母亲的脸上。“我要走了。”“我……”“我不在乎你和威尔有没有肌肤之亲。”苔丝打断道,“可我不会让利亚姆在一个离异家庭中长大的。我父母分开时你也在场,你明知道这将对我造成怎样的伤害,可你居然……”

苔丝感觉胸口袭来一阵烧灼般的疼痛,于是赶紧按住胸口。电话那头的费莉希蒂没有回答。

明日关注:七分钟的错误